

續濬縣志卷五

濬縣知縣南海黃璟纂

循政

熊象階

象階字松樵安徽潛山拔貢嘉慶三年官濬縣知縣新翼
序修邑志徵文考獻尤加意焉是科舉於鄉者二文風爲
之一變

朱鳳森

鳳森字蘊山廣西臨桂進士嘉慶十五年官濬縣知縣先
後四任十八年教匪倡亂由滑逼濬鳳森率僚佐悉力保
守事

聞加同知銜著有守濬日記守城詩城內浮邱山尼寺狐蠱鳳
森捕逐之卽其地爲蘊山書院歿後士民追慕肖像附祀
忠義王公祠崇祀名宦祠子琦官翰林厯御史給事中擢
道員杭州殉難贈太僕崇祀昭忠祠列儒林傳輅成進士
官主事孫方達現官知縣師誠及曾孫椿林皆領鄉薦維
林庠生人以爲循吏之報云

董敏善

敏善江蘇武進人嘉慶十六年官濬縣縣丞教匪之亂分
守東城隨知縣朱鳳森縋城出伐匪首劉成章祖父墓焚
其骸

王三畏

三畏字靜溪遂平舉人嘉慶十年官濬縣訓導性孝友先是楚匪肆掠三畏籌堵禦防守之策保衛鄉閭十八年秋滑匪侵濬三畏以忠義激勵城守倡率籌備賊圍攻竄撲歷三四月城岌岌如果卵卒賴以保

詔加教諭銜著有守城日記記凡二卷不備載載所上通稟

王三畏守城日記通稟略曰本月初七日已刻突有賊匪三百餘人屯聚大伾山西坡望城窺探三畏同濬縣知縣朱鳳森商議護城之策必先邀集紳士而招募鄉勇次之蓋士爲四民之首激之以大義結之以誠心申之以嚴訓可以協力固守三畏因教諭黃畿年邁感冒風寒不能蒞事率子清潔清漢及門斗周一隆等親至四城各紳士家

勸諭分守四門擇其有才能可信者爲首領每紳士一名率民夫十名城上周圍派勻各備鎗刀磚石石灰以禦三畏專守西門縣丞董敏善專守東門把總王起祿專守北門兼督四門兵丁典史徐松齡專守南門知縣朱鳳森巡守四門其子朱琦朱輅婿張允旭督率親信家丁晝夜守禦三畏令二子暨黃畿姪黃延丞與門斗數人在西城巡查督催東北南三門紳士恐其稍懈初八日辰刻該匪由東山來攻東南城角縣丞董敏善同把總王起祿率鄉勇兵役等鎗斃十餘人初十日辰刻十一日午刻該匪在東西兩門圍攻三畏同西城監生張殿玉武生杜占鰲等用壘石鳥鎗斃數十賊十二日午刻有賊馬如飛自北而南

經武生王連科等用壘石斃之戌刻該匪攻北門把總王起祿同廩生李新綬拔貢董貴麟率衆擊退十三日寅刻該匪四面齊圍各城官弁紳士率鄉勇兵役齊放壘石灰包鎗炮斃賊三十名十四日該匪會聚南山廟內該處城墻騎山傍崖形勢甚險監生陳希賢貢生傅銑調撥鄉勇兵役等嚴加防守午刻該匪施放火炮扛抬雲梯近城攻打經武生蔣鵬分發安徽試用未入流傅文清舉人劉至東率勇役斃賊無算盡棄雲梯器械而逸此皆知縣朱鳳森督同官弁紳民協力守城情形三畏理應聲明以鼓勵士心加意防守云云

徐松齡

松齡順天大興人嘉慶十二年官濬縣典史教匪之亂分守南城手鎗擊賊

王起祿

起祿陝州人官濬縣城守營把總教匪之亂分守北城屢以炮石斃賊

王步鰲

步鰲字漱玉安徽太湖舉人道光十二年官濬縣知縣移希賢書院於南街路西建號舍堂宇並捐廉八百金修廣仁堂餘生息

袁銘泰

銘泰江西豐城進士道光十五年攝濬縣知縣性慈愛勤

於除暴有劉長春等結盟爲匪銘泰捕治置重典民賴以
安會有蝗災費數千緡捕治無遺孽捐俸五百金修八蜡
廟紳民樹碑記其事

趙樹桐

樹桐四川宜賓舉人道光二十八年官濬縣知縣加意文
教南城稍東創建文筆峰

潘樹霖

樹霖福建南安舉人咸豐三年攝濬縣知縣能事愛民值
匪警籌備周匝旋補官桐柏士民攀轅不得傳俊卿劉錫
嘏李鎮數十人詣上官乞留格於例

澹臺繼夏

繼夏山東曲阜舉人咸豐二年攝濬縣知縣適髮逆圍懷慶府城思患預防修水驛門北坍塌城垣約百丈集捐三千餘緡有碑記未幾賊攻城卒保無恙士民切去後思

李德坊

德坊字仲炎順天寶坻舉人咸豐六年官濬縣知縣勤求治理量移武陟臨行猶捐俸修城河城門士民德之

鈕達璋

達璋字特卿順天大興舉人咸豐十一年攝濬縣知縣十月土匪竄攻縣城率民圍出城截剿礮斃馬賊六步賊十餘匪繞攻東門復爲守兵擊殺數十乃遁竄焚掠道口鎮先是道口莠民畫六等倡亂達璋悉斬梟會歲旱禱雨輒

應有詩泐仵山

杜傑魁

傑魁湖北竹山舉人同治二年攝濬縣知縣值匪竄濬境
偃縣城傑魁礮斃二十餘人復會營汎出擊斬首三十餘
級生擒王松山黃堅賊北竄會大兵追剿至僧忠親王督
戰亦過境傑魁諭紳民郊迎王軍咸悅秋毫無犯

程光溥

光溥字道南福建閩縣進士光緒元年官濬縣知縣性肫
懇有膽識下車翦除土豪培養士類每月課躬爲指講優
給膏火光緒三年歲大旱光溥開倉煮賑復請於上得東
漕南漕津米數千石悉心籌撫時饑且疫道殣相望光溥

擇地掩埋無暴露強梁搶劫懲治無少縱然哀矜怵惕之
衷誠於中而形於外刮風爲戢良懦以安災旣澹興修學
宮工未竟卒於官縣房存案光溥籲陳辦災情形變通賑
放稟略曰竊聞之人窘迫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光溥忝
居民上有父母斯民之責不能使民免於疾痛甚至流離
失所將日底於死亡愧矣然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請命
於天天怒旣不可挽無己其惟請命於大人乎大人者民
之大父大母也必有所以格天心而造民命者茲請將瘠
民疾痛之情窘迫之狀再爲我大人一一陳之卑邑自被
災後不雨者八閱月矣民艱於食始而棄田產繼而毀房
屋繼而鬻妻孥終仍不免爲溝瘠其蕩析仳離之况真有

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者經光溥兩次籌賑先請散放積谷
續請動用捐項百計補苴民困因而少甦無如經費日絀
饑民日多限於力不能徧給亦不能優給大局牽算每人
每日不過米一合錢十文耳其初原按積谷存數核計計
可活二萬八千餘人及四鄉呈報則已增至三萬有奇矣
及二次復查則又增至四萬有奇矣此四萬有奇之饑民
皆顛連無告呼吸瀕於危者也昨者王令鑑雲奉檄來濬
清查貧民戶口閭邑驩呼引領以待恩澤以爲而今而後
必有異數殊施濬之予遺其庶有豸乎而光溥心竊憂之
蓋濬本瘠區間有一二素封之戶亦皆存富於地絕少積
儲自從去歲蝗旱洊臻不但次貧者轉爲極貧卽不貧者

亦貧矣閭境大小男婦三十餘萬口求其力能自給者不過十之二三餘雖不在極貧之數亦在次貧之數光溥深知

國帑支絀庫藏空虛將欲人給所求勢必不能徧及即使俯徇輿人之請多列貧民戶口詳悉縷聞度亦具數而已又深知民間屬望過奢不及此力加考覈率爾上陳將來無以塞其望勢且要挾蠹動無所不至是轉授以口實而反無以自解於斯民矣所以光溥商之委員督率閭邑紳耆核之又核不敢稍涉虛冒計查明大小貧民四萬三百八十五名口據實會稟在案並先於動用捐項稟內聲明此等貧民雖遵成例畧分極次等第其實無一不在極貧之數

當亦早邀洞鑒矣不但此也民旣重困官亦無以自存正供緩矣留支旣無可留宿逋深矣借貸又無可借宦囊涸矣賠墊更無可賠而閤署仰食者若干人閤境仰食者又若干人所有應支應發欸項率皆刻不容緩捉襟見肘數米爲炊卽光溥亦何嘗不在極次貧之數不過仰蒙恩植不得不勉力撐拄共濟時艱亦無非剜肉補瘡權救目前之亟而已顧或者謂濬之災視他邑爲輕又或者謂濬之災與滑邑略等而其實皆非也去歲五月以前雨水並不調勻而上忙錢糧輸將頗形踴躍似他邑所不及論者遂以爲濬邑光景較好不知此乃民情要好非年情真好也至六月二十三以後他邑無雨濬亦無雨他邑無蝗濬且

有蝗所有境內秋禾傷於旱魃者半傷於螽賊者亦半自
光溥視之較他邑殆有甚焉然其時民猶安堵不若他邑
之張皇者何也則以衛郡閭屬惟濬之積谷全數未動有
所恃而不恐也今者倉不遺一粟矣庫不名一錢矣十室
九空逃亡相繼極目赤地往往行數里不見一人此猶曰
濬之災輕於他邑豈篤論哉光溥初定掩埋道殣章程於
四關立義塚深一丈二尺寬廣如之繼又增其三繼又增
其二刻下皆以次填滿立石封識而四鄉之饑殍尙復不
知凡幾就中雖過往流民較多而本境老羸亦復不少此
猶曰濬之災輕於他邑豈篤論哉光溥昨過南山之麓見
有丐者伏屍而鹽其腦毛髮爲之竦然食不下咽者累日

又風聞西鄉有窮婦路拾遺孩而煮食者比捕之已逸去
又不禁爲之惻然引咎淚下霑襟憶少時讀書見史乘中
紀年歲凶荒輒稱人相食未嘗不掩卷歛歔竊以爲言者
之過今乃耳聞目見慘不可言方知易子析骸事所竟有
哀此熒黎何辜而至此猶曰瘡之災輕於他邑豈篤論哉
光溥又常下鄉與父老談敘家常慰問疾苦至有以地尙
有麥爲不幸者光溥甫聞之下以爲此必喪心狂言旣而
詳叩其故則據稱閭境種麥不及十分之一出土者更屬
有限今茲獨有片麥衆目所屬猜忌輒生瘡俗又好勇鬪
很不待成熟亦終爲饑民攫去並恐彼此爭奪將爲階厲
之由禍且不測等語光溥聞之始而駭繼而悲終益自媿

此皆光溥奉職無狀罹此災凶而又不善撫綏所致然濬之風氣習於强悍固不自今日始前此大吏曾疏稱爲中州第一難治之區今又遭此百十年來所不數觀之災愍不畏死之徒輒藉口於凶荒益無忌憚聚衆爬搶幾於無日無之然而論子弟之多暴法所難容念父母之何嘗情殊堪憫光溥每遇此等案情雖不得不擇尤示警以杜亂萌其但有一線可原者無不曲加原宥冀伸冤抑以迓和甘無如天災一日甚一日人情一日壞一日此攘彼奪誅不勝誅甚而至於拆廟甚而至於扒墓不但生民無以存活卽鬼神亦不得安推原其故究竟多由饑寒所迫此濬之被災不能輕於他邑之實在情形也至濬與滑唇齒相